

誓與君絕：八十年戰爭前夕



阿姆斯特丹大學曾經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總部，這是總部中董事會議室大門上的標記：VOC，Vereenigde Oost-Indische Compagnie，聯合東印度公司。VOC符號上面的「A」代表阿姆斯特丹（Amsterdam）

這個故事，肇因於一群人為了爭取信仰的自由，而展開了與宗主國西班牙長達八十年的獨立戰爭；這場漫長的戰爭促成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成立，最終永遠改變了亞洲的歷史。

潮起潮落之間，大航海時代的英雄們乘風起帆，越過半個地球，將自己的名字留在歷史上。然而，一個民族的英雄，大多時候是另一個民族的災星。

被欺壓者起身反抗，腐敗者倒下，歷史似有規律。然而，當故事結束的時候，我們能否保持著當初的赤忱？當弱者終於成為強者，我們是否能夠維持初衷、對不同的聲音給予寬容？

低地：尼德蘭

攤開世界地圖，在歐洲的西隅、法蘭西的北方，有一片狹小、破碎的土地，被人稱為低地：尼德蘭（Netherlands，荷蘭的正式名稱）。自古以來，這片低於海平面的泥濘之地，有著一群自稱是曾經打敗過凱撒的巴達維亞人（Batavians）後代在此居住。

喜怒無常的北海肆虐著低地人的家園，被鹽水覆蓋的土地寸草不生；但是低地人並沒

有離開。他們築起圍籬、堆起水壩，在壩上建起了風車，用他們唯一不缺的資源——北海的狂風，將壩內的海水給抽乾；再從遠方運來土石，把坑洞給填平了。慢慢地，在北海的角落，竟然長出來一片又一片的土地；土地上面長出了綠油油的青草，讓低地人可以耕種、得以飼養牛羊。

上帝造海，荷蘭人造陸。

低地人與海爭地，在自己創造的土地上耕種畜牧；此外，駕著小船在北海上勤快地做著運輸生意，溝通了北海沿岸與南部萊茵河流域的貨物貿易。他們鮮少關心歐洲的君侯將相們發生了什麼大事——比起政治，不如努力做生意過活。

於是，自從羅馬帝國以降，低地人經歷了法蘭克王國（Francia, Kingdom of the Franks）、墨洛溫王朝（Merovingian dynasty）、卡洛林王朝（Carolingian dynasty）、洛林（Lorraine）、勃艮地（Bouygone）的統治。接著，在十六世紀，透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（House of Habsburg）的政治婚姻，尼德蘭低地成為位在西班牙王國統治下的十七個行省。那時，正逢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（Charles V, Holy Roman Emperor）當朝。

宗教改革

十五、十六世紀的歐洲，那是一個信仰至上的年代。

歐洲很早就被納入基督教的世界。然而，在過去，教徒只能透過教會來聆聽、解讀聖經。一四五三年，來自低地、鹿特丹的伊拉斯摩斯（Erasmus of Rotterdam），出版了希臘原文的新約聖經，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，人們可以親自閱讀聖經。接著，鉛字印刷術出現了，大量印刷出版了拉丁文的聖經，讓更多的人可以直接閱讀聖經，不再需要透過教會的解讀。

越來越多用不同語言翻譯的聖經問世，突然間，人們對於基督教有了各式各樣、截然不同的看法。這讓數百年來支配人類思想的羅馬教廷大為恐慌——印刷術讓羅馬不再是上帝唯一的代言人；許多歐洲國王也感覺受到威脅：他們的王位通常得到羅馬教廷的認可，教會失勢，將危害到他們的利益。

羅馬教會在歐洲各地都有地區教會，由各地區的樞機主教掌管；而樞機主教的任命，則是透過政治妥協後，由羅馬教宗任命。百年下來，聖潔的教會組織中也變得藏污納垢，有著許多假藉信仰之名的腐敗事。

其中最光怪陸離的，就是「贖罪券（Indulgentia）」。贖罪券源自十一世紀的十字軍東征，為了籌措軍費，教會發行了贖罪券。到了十六世紀，贖罪券甚至演變成主教們為了籌措競選樞機主教經費的募資工具。

一五一七年，教會發行了一種全新的贖罪券，稱為「大贖罪券」。這種新產品不只可以把你死去的親人從煉獄中拉出來，還能把人一生的罪孽通通歸零，還原到初生嬰兒的純潔狀態。無論你犯過什麼罪、做過什麼壞事、甚至「即將」做出什麼壞事，都沒關係，天堂會原諒你的——只要你購買了大贖罪券。這麼驚人的產品，在中古歐洲掀起搶購風潮；而教廷的神父們也化身為促銷業務員，深入歐洲每一個城鎮進行推廣與演說。

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，諸聖節前夕，一位神聖羅馬帝國的牧師馬丁·路德（Martin Luther），在當地教會門上貼上了著名的「九十五條論綱」，抨擊教會誤導信徒以及贖罪券的荒謬。這件來自德國的小小事件，很快就像野火一般燃燒了整個基督教世界。自此，展開了大規模的宗教改革。各式各樣的新宗派崛起，被通稱為新教；而反對宗教改革的羅馬教廷，則被稱為舊教，或是天主教。

羅馬教廷與它忠貞的歐洲國王們合作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（哈布斯堡王朝）在歐洲全境通緝馬丁·路德；另一方面，由於百年來，教廷也在歐洲樹立了不少政敵，德意志選帝侯腓特烈三世（Frederick III, Elector of Saxony）選擇支持路德，將他隱藏在自己的勢力下。

宗教與政治一同，為多災多難的歐羅巴大陸，帶來新一波的腥風血雨。舊教的君主們在自己的領土內逮捕、處死新教徒；而新教國王們則以迫害舊教徒作為反制。若要說在當時，什麼地方可以兼容新教與舊教，大概就只有尼德蘭了。

長期以來，尼德蘭低地對於宗教的態度就是開放包容，無論你是新教徒還是舊教徒，在這裡，都可以自由信奉自己的信仰。於是，在歐洲各地受到壓迫的新教徒紛紛逃難於此。逃難的新教徒之中，不乏富商、巧匠、以及知識份子，他們為尼德蘭帶來了全新的活力：來自美茵茲的新教徒帶來了印刷術，使阿姆斯特丹（Amsterdam）成為了當代歐洲自由出版的重鎮；南方安特衛普（Antwerp）的鑽石師傅帶來了寶石切割與鑑賞的知識；佛蘭芒商人帶來大批的紡織工人，讓尼德蘭成為重要的紡織中心。與當時歐洲其他地區相比，多元發展的尼德蘭低地一下從蠻荒之地躍升為經濟重鎮；阿姆斯特丹似乎很快就能取代維也納，成為新的歐洲首都。

儘管包容各種教派，但是尼德蘭人慢慢地往其中一支喀爾文教派（the Calvin）靠攏。來自法國的喀爾文（John Calvin），提出了「預定論」，即「誰能進天堂，上帝早就預先選定了」；行善並不會增加自己上天堂的可能性，但是「上天堂的人必定會行善」。於是，勤儉、努力工作，成為喀爾文教徒的行為準則。

這樣清心寡慾、克勤克儉的教派，非常適合在北海與海爭地的低地人。在喀爾文教義下，尼德蘭人更加辛勤工作，賺得更多錢財；可是根據教義，豪奢是可恥的，所以賺來的錢不能亂花，只能儲蓄起來，或是投資到新的事業之中。

這樣的文化與價值觀，成了現今全球資本主義的前身。在這種「只賺不花」的氣氛中，尼德蘭低地迅速累積資本，出現了大批的中產階級，到了十六世紀中葉，尼德蘭被稱為「西班牙皇冠上的珍珠」——它已經是整個西班牙王國中最富有的地區。而這欣欣向榮的一切，卻在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暨西班牙國王一紙血腥的聖旨下，嘎然停止。

血腥詔令

對於西班牙繁重的稅制，富有的尼德蘭中產階級以及貴族們的不滿日益升高；同時，他們也不滿於在低地議會中，竟然沒有尼德蘭人代表為尼德蘭人自己發聲。於是，他們向國王查理五世要求政治改革。

查理五世，身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以及西班牙國王，是個極其虔誠的天主教徒。一方面，他仰賴低地地區豐厚的稅收作為他擴充軍備的資金來源；另一方面，他又對於尼德蘭的新教徒感到芒刺在背。

當低地貴族們吵著要求增加尼德蘭代表到低地議會的時候，查理五世總算是忍無可忍。一五五〇年九月二十五日，一紙命令火速送到尼德蘭總督的手上：

「禁止喀爾文教派；禁止破壞天主教聖像（新教徒認為是偶像崇拜）；禁止討論與辯論聖經。違者斬首、活埋、或是處以火刑，並且沒收財產。凡是為新教徒求情、包庇者，視為共犯，一並處罰。」

西班牙不止對尼德蘭新教徒進行無情的壓制，查理五世的命令也貫徹了整個神聖羅馬

帝國，引起了許多德意志新教諸侯的不滿，組成反對皇帝的聯盟與之對抗，最後迫使查理五世簽訂和約，歐洲迎來了短暫的和平，尼德蘭也獲得了喘息。

一五五六年，查理五世退位，將龐大的帝國一分為二，東方的神聖羅馬帝國交給弟弟菲迪南，西方的西班牙王國則讓兒子菲力（即菲力二世，Felipe II de España）繼承。菲力二世繼位後，重新執行承自其父的「血腥詔令」，對反抗西班牙統治的低地人民血腥鎮壓。此外，他是一位堅定而且狂熱的天主教徒，在位期間大興宗教審判所，對異教以及異端進行清算。簡而言之，宗教鬥爭於此到達了巔峰，被殺害與驅逐的新教徒高達五萬多人。

誓絕法案

帝國的高壓統治和高昂的稅收，以及菲力二世的宗教審查，讓荷蘭貴族們再也受不了。當時，最有勢力的三名尼德蘭大貴族：金羊毛騎士團（哈布斯堡王朝的核心貴族，最忠心擁戴國王的西班牙貴族）的奧倫治親王（Prins van Oranje）、艾格蒙伯爵、以及荷恩伯爵，出面率領尼德蘭起身反抗西班牙的暴行。

一五五六年，尼德蘭南部，激情的新教徒突然發起了「破壞聖像運動」：荷蘭人手持木棒、鐵棍，衝進天主教堂內破壞聖像、聖物；接著，他們衝進監獄，釋放被逮捕的新教徒。破壞聖像活動一發不可收拾，菲力二世派遣了以血腥、殘暴著稱的阿爾瓦伯爵（Duke of Alba）前來鎮壓。奧倫治親王威廉深知阿爾瓦伯爵的軍事實力，力勸他的兩個同伴先逃到南尼德蘭（比利時）暫避其鋒，但是艾格蒙伯爵和荷恩伯爵決定留在尼德蘭與之對抗。艾格蒙伯爵等人失敗被捕，與他的同伴們被斬首示眾。德國音樂家貝多芬將這段歷史寫成了著名的艾格蒙序曲（Egmont Overture），用浪漫的手法歌詠這位為了荷蘭獨立而犧牲的年輕伯爵。

悲痛的奧倫治親王組織了傭兵團回到低地，開始了許多小規模的游擊作戰。越來越多的城市加入反叛西班牙的行列，而阿爾瓦伯爵也毫不留情地出兵鎮壓。在此期間，奧倫治的威廉親王（Willem I van Oranje-Nassau）帶著他那支拼裝部隊到處救援被圍困的尼德蘭城市，他打贏了阿克馬保衛戰，解放了萊登，守下了阿姆斯特丹。威廉親王成為了領導荷蘭獨立的領袖。

威廉親王一度收復南部各省，荷蘭獨立有望。當時，尼德蘭地區同時存在著天主

教徒與新教徒，而且南北兩部份在文化上也有差異。西班牙的新任尼德蘭總督法內斯（Alexander Farnese, Duke of Parma）利用這一點，挑起尼德蘭內部的南北對立，讓南方各省組成了阿拉斯同盟（Union of Arras），在這些省份裡面，不得有外國傭兵進駐（因此威廉的傭兵團被驅逐了），不得信奉天主教以外的宗教。

作為對南方背叛的回應，年輕的政治家、來自海牙的愛國律師奧登巴那維（Johan van Oldenbarnevelt）組織了北方各省，在一五八〇年成立了烏特勒支同盟（Union of Utrecht），威廉親王也加入。

烏特勒支同盟主要由七個省份共同簽署，它們分別是：海德蘭公國（Duchy of Gelderland）、荷蘭伯國（County of Holland）、澤蘭伯國（County of Zeeland）、前烏特勒支主教區（formerly the Episcopal Principality of Utrecht）、上艾瑟爾領地（Lordship of Overijssel）、弗里斯蘭領地（Lordship of Frisia）、荷羅寧根領地與奧萊蘭登（Lordship of Groningen and Ommelanden）

隔年七月，七省同盟發表了一份聲明——「誓絕法案（Act of Abjuration）」，正式宣布脫離西班牙。這份聲明後來深深地影響了美國的獨立宣言。

「眾所周知，國王是上帝所設立的一國之主，是為了管理民眾、保護民眾免受壓迫和暴力侵犯之苦而存在，就像牧羊人照料他的羊群一樣；但是，上帝造人，並非讓人民成為國王的奴隸，不願對錯地去盲從他的命令；而是要讓國王為了人民（沒有人民，何來國王？），以公正、平等和愛心去治理他們、扶持他們，像慈父之於孩童、牧者之於羊群，甚至不惜為其捨命。」

「當國王不但不這樣去做，反而還壓制、迫害民眾，破壞他們古老的習俗、侵犯他們固有的權利，強迫人民對他卑屈順從的時候，那他就不再是國王了。各省不僅應該拒絕承認其權威，還要以合法手段另擇他人做護國君主。」

「我們應當把這樣一個天然法則傳遞給我們的後代，哪怕付出生命的代價也在所不惜。」（節錄於誓絕法案）

八十年戰爭的前夕，這份慷慨激昂的聲明，催生出了一個國家：尼德蘭七省共和國（Republiek der Zeven Verenigde Nederlanden）。